

第 1 章 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1.1 城市的起源

1.1.1 什么是城市

虽然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城市,但要给城市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要回答“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至少要回答“城市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和“哪里是城市”。关于前者,诸如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基于其对城市不同的观察角度,对城市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很难将其概括为一个简明扼要的抽象定义。例如:地理学强调“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①;经济学关注为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提供场所的城市;社会学把研究的侧重放在城市中人的阶层构成、行为活动以及相互之间关系上。而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则将城市的物质空间环境的营造视为该学科的己任;对于后者,即“哪里是城市”,在许多国家主要是依据人口聚集的密度和规模给出一个大致的推断。有关这一点,将在本书第 2 章中结合城市化的概念做进一步探讨。

从汉字“城市”的含义上可以推测出防御与商品交换是早期城市的主要功能,但是,用这种望文生义的方式去理解城市同样有失偏颇。单纯从文字的含义上去分析的话,“城市”的反义词是“乡村”,但两者之间却隐含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是人类聚居的形式。希腊建筑学家道亚迪斯(C. A. Doxiadis, 1913—1975)所提出的“人类聚居学”理论道出了城市的实质——人类聚居的形式之一。在道亚迪斯提出的从人类自身到世界城市的 15 个人类聚居空间层次中,小城市至世界城市的 9 个层次均具有明显的城市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通常所耳熟能详的某某直辖市、某某市则是一个行政区划范围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本书中所探讨的“城市”。

那么什么是城市?城市的实质是什么?下面,我们不妨从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探求城市的本质。

1.1.2 定居与原始聚落

人类具有动物所具有的本性,依靠移动来躲避危险,寻找、获取及储存食物,开

^① 周一星. 城市地理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展相互协作的群体活动;同时人类也追求动物所不具有的精神需求,例如对先祖的敬仰和对神灵的崇拜。

城市的产生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定居阶段。原始社会中,由于人类尚未掌握自觉的生产意识与生产手段,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靠采集自然界的果实、捕食猎物来勉强充饥,依靠在较大的范围内不断变换自身的位置来获取相对充足的食物资源,同时躲避自然界的种种危险。但渐渐地,人类因追求稳定生活所采取的储藏食物的方法、对种植可周期性收获植物的发现以及对野生动物的驯化等农耕文化因素,使得原始人类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无牵无挂,易于游动。

另一方面,社会性的人类族群活动从一开始就以聚落的形式从事各种维持生存的活动,追逐猎物途中的临时聚落与农耕文化下的村落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其永久性的不同。也就是说,人类以群体为单位的活动方式决定了一旦因生存需要在某一个地方永久性地停留下来的话,那么最初的定居形式——村落也就产生了。

考古学发现,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聚落大约出现在距今 15000 年左右的中石器时期。此后,在距今 12000 年至 10000 年前,农业逐渐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人类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分工。此时,对农作物种植技术和家畜驯化技术的掌握使人类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这意味着人类一方面不必再依靠移动来获取食物;另一方面,作物的定点种植和剩余食物的储藏都需要生活地点的相对固定和对来自聚落外威胁的防御。第一次社会分工使人类的居所逐渐趋于稳定,形成了最初的原始聚落。同时,美国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所提出的人类最初的定居起源于地点固定的周期性祭祀活动的观点则反映了人类原始聚落形成过程中,精神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这些人类早期的原始聚落主要分布在尼罗河、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黄河、长江流域等农业文明的发达地区。这也证明了人类的定居与农业文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些农业文明形成的年代来推测,早期原始村落应在公元前 9000 年至公元前 4000 年以不同形式出现,虽然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无法确定其形成的确切年代。同样,依靠考古发掘而获得确切形态的原始村落的实例甚至更晚。为了便于推测,我们不妨借用位于奥地利 Hallstatt 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点(约公元前 2000 年)等实例来观察早期原始村落的形态(图 1-1)。这些早期原始村落一般具有明显但不规则的边界(可能是围栏或是矮墙);多栋建筑物所形成的尚未有效组织的建筑群,以及由这些建筑物所围合成的不规则的室外空间。这些空间可能起到通道和室外活动场地的作用。应该说在这些实例中已包含了形成村落的基本要素。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国的早期原始村落同样形成于新石器时期。在西安半坡遗址(约公元前 4000 年)所发现的原始村落中,用于防御、排水等目的的壕塹界定出一个明确的空间范围,用于公共目的的较大建筑物位于村落中央,与分散其周围的较小建筑物形成相互呼应的建筑组群,反映出原始聚居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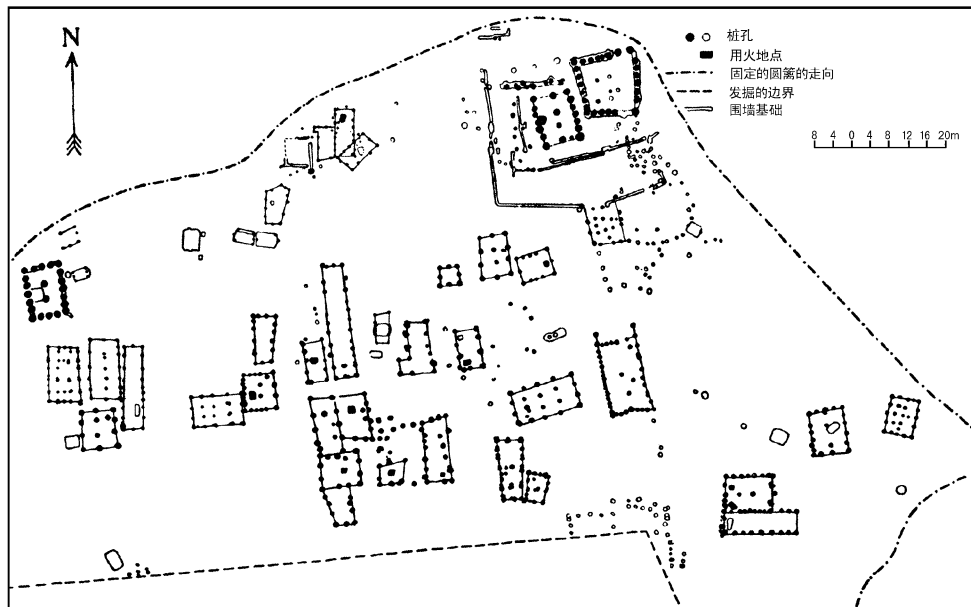


图 1-1 奥地利 Hallstatt 新石器时代居民点平面图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3]

1.1.3 原始聚落的分化与城市的形成

定居仅仅是人类由村落走向城市的第一步,甚至定居点数量的增加与单个定居点中人口的增加都不足以必然地走向城市。以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业革命虽然使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不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也使其沉湎于食色之中。虽然我们无法给出原始村落向城市的转变的确切时间和某个决定性的象征,但从原始村落发展为城市的确是一次质的变化。城市的形成取决于其外在条件与内在因素的成熟。通常,我们可以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因素)与社会变革(文化因素)这两个方面来寻求答案。

从生产力发展角度来看,城市出现的直接因素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分工)以及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分工)。虽然,制造饰物、容器、工具等物品的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生存活动而存在,但只有当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剩余的食物足以养活一部分不必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时,手工业才会出现;同样,只有到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超过本聚落所需时,专职商品交换的人群才会出现。这种社会分工的出现、非农人口的增加并脱离土地向某些聚居点集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同时,城市反过来为农业成果提供了军事上的保障和技术上的支持。农村——城市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农业文明的发达与发展是城市出现的经

济基础。

在城市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因素——文化因素。如前所述,人类的定居是城市形成的第一步,但是,定居后满足于温饱与性,缺少进取与协作精神恰恰是农耕文化的弱点。而游牧民族强悍好斗的特点在为农民提供抵御自然界危害的同时,其特有的号召力与协作精神使其更适合于驾驭更为复杂的城市。芒福德提醒我们,当这两种文化产生结合时,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才会形成,原始村落仅仅是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雏形。

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000 年(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更为确切的年代),原始聚落分化成为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居住的乡村和从事手工业、商业为主的都市。城市出现了。事实上直到 18 世纪工业革命前,绝大多数的聚落仍停留在乡村的形态上,成为都市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佼佼者。

在提到城市与村落的区别时,意大利建筑与城市史学家贝纳沃罗(Leonardo Benevolo, 1927—)指出“城市有别于村庄,不仅是因为它比村庄大,还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村庄。城市的发展像发动机一样。决定了以后历史的发展速度。”在城市中,明确的社会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克服自然环境限制和距离障碍的能力大大加强;大量人口密集聚居以及所带来的问题促使市政建设的发达以及伴随其中的发明创造;当然,城市对食物的需求与技术的发明和进步也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早期都市的职能相对简单。首先,它是从事非农工作人员的聚居地,为手工业者、行政管理者、技术、教育、神职人员等提供了便于开展各自工作,并方便生活的场所。这些非农业人员,特别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灌溉、排水、历法编制等专业人员的聚居使城市具有了积累和传播农业生产信息、技术的职能;其次,城市作为可提供较强防御能力的聚居地,使得农村地区的剩余财富向城市聚集,体现为都市的储藏职能。不仅如此,包括宗教、农业信息、技术、文学、艺术等人类的精神财富也依靠都市的庇护得以展示、传承和发展。

这种人类物质及精神财富的高密度集中又使得都市的整体安全至关重要。作为保卫劳动成果的手段,都市的防御职能便突显出来。虽然这种职能只是一种派生的职能,同样,作为派生的都市职能还有都市作为交易市场的职能。因为人类的交易行为早在定居之前就已存在,与都市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是都市作为地域中心(有时是几何中心)和物质、文化的储藏地更便于物资与信息的交流。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聚落都演进为都市。都市的形成、存在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城址的选择必须确保都市的安全,其中包括避开洪水、下陷、滑坡、风沙等来自自然界的威胁;以及选择易守难攻的地形以抵御来自异族的掠夺。其次,都市周围要有作为其腹地的农业地区,并且具有较为便捷的交通到达这些地区(或者说都市是这一地区中便于到达的地点),以便形成相当范围内人、物、信息的汇聚。再次,都市及其周边地区要存在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都市可以方便地获取必需的水源、食物、能源,并且可以方便、有效地处理废弃物。

我国传统城市选址中的“风水”思想以及选址实践均证明,为城市选择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对城市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1.1.4 城市的实质

让我们回到开始时的问题:“什么是城市?”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

①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形式之一

无论城市在本质上与村落有多大的不同,无论当今城市进化到什么程度,其中包含了多么复杂的功能,城市过去始终是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今后依然是。道亚迪斯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将城市看作是人类聚居的形式之一,并依据聚居的规模进行了空间层次上的划分。明确了城市的这种基本性质实际上也就形成了我们“以人为本”地看待城市、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② 城市是一定区域的中心

城市与乡村是一对同源异质的对立存在。同样起源于原始聚落的城市与乡村相互依赖,但城市往往成为这一关系中的主宰,或者说更多地处于主动地位。乡村是城市的存在基础和统治对象;城市是其所在区域范围内物品、信息的交易集散地。因此,任何规模或等级的城市都是一定区域的中心。

③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藏库

可以说从原始聚落到原始村落,再到城市雏形的出现,直至现代大都会,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孕育出大量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如果说城市的储藏功能在初期还仅限于储藏食物和有形的财富的话,那么包括文字记载在内的人类精神财富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为城市收藏保存的重要对象。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类重大的发现、发明与创造几乎都与城市有着直接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大多都通过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形式完好保存,并传播至更广的范围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有了城市,人类的文明才得以进化、积累、传播和延续。

④ 城市是一种社会活动方式

相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城市社会要求其中的成员参与明确细致的社会分工,服从并遵守严密高效的协调组织,以实现农业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宏大目标。这种城市社会组织形式及其产物在向其成员——市民提供优于同时期农业从业人员所无法享受到的高质量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同时,也要求其成员部分牺牲农耕社会中那种悠闲自得的自由。

所以,对个人来说城市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即告别闻鸡鸣而起、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早上准时起床,简单进食后打上领带,匆匆汇入上班人群的“早八晚五”的生活方式。

1.1.5 城市的特征

在明确了“什么是城市”之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城市在与其相对参照物——乡村进行比较所呈现出的特征。城市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① 具有非农业的职能

城市与乡村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居住其中的人员主要从事非农业(可广义地解释为农林牧渔业,即第一产业)的工作。同时,开展这些非农业的第二、第三产业活动的场所均集中在某个在空间上较为限定的范围——建成区内。因此,与主要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提供居住生活场所的村落不同,城市的主要职能无外乎为非农的第二、第三产业活动以及从事这些产业活动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

② 高度密集的生活居住空间

城市的聚居规模、社会活动组织方式、营造城市环境的代价以及城市的生产方式均使得城市居民不得不放弃那种接近自然的低密度松散居住形式,而将自身置于高密度的住宅、工作场所以及拥挤的交通工具和公共设施中。城市中,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使其自身的物理生存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并且,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这种状况呈加剧的态势。

③ 较为确定的领域界限

通常,城市呈现出与其周围地理与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的特征。早期城市中的城垣、壕堑给出明确的领域分割界限;而近代以后的城市中,虽然这种空间上的界限不再如此明确,但土地利用性质与强度上的特征也将城市与郊区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这种领域上的界限实际上是我们要讨论的所有问题的对象范围。

④ 公共的人工环境和人工景观

可以说城市中的所有环境都是人造的或者是按照人的意志改造过的(包括依照人的意志未改造的)。原始的自然环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建筑物,承载湍急车流、人流的道路以及间或其中的广场或绿地。这些所形成的经过精心设计的或杂乱无章的城市景观都是人工的产物。对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些人工环境的一部分需与他人共享;这些由众多意志叠加而成的景观必须接纳,无论你是否喜欢。

1.2 城市的演进

在明确了“什么是城市”这一问题后,我们还有必要简要回顾城市发展与演进的过程。这是因为回顾城市的发展有助于了解历史发展文脉中的城市(即城市从哪里来,走向何方?),也有助于加深对当代城市及城市发展规律的理解。

城市发展及规划史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一门自成体系的科学,在此不可能

对其内容一一论述,仅试图以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主线,从宏观角度概括性地眺望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城市的发展与所处社会历史的背景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西方的历史断代法截然不同,难以相互套用。但为了体现纵向的历史连贯性和地域间的同期横向比照,下面尝试就西方城市发展与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和重要事件,按照年代顺序交替论述,以展现城市发展的整体面貌。

1.2.1 早期的城市雏形

尼罗河、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以及黄河、长江流域孕育了人类早期农业文明,形成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印度及中国这四大古文明的发祥地,也从此产生了人类早期城市的雏形。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且当时所使用建筑材料的耐久性差,通过考古学研究被发掘并且从形态上被证实的城市并不太多。我们只能依靠这些有限的线索加上一定的想像力来推测人类早期城市的大致规模和状况。

(1) 古埃及

古埃及的文明史可以上溯到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作为统一的王国持续了大约 3000 多年(公元前 3200—前 30 年)的时间。有趣的是,由于古埃及人信奉人死后的“永恒世界”,其建设的重点是金字塔等国王的陵墓,而不是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城市。因此,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古埃及城市,无论是第一位法老下令建设的孟菲斯城(Memphis),还是作为帝国中期首都的底比斯(Thebes),抑或阿曼赫特普四世(约公元前 1370—前 1350 年)建设的新首都阿玛纳(Tell-el-Amarna)均没有留下清晰的痕迹,只有其中用石头建造的陵墓和宫殿依稀尚存。

另外,为修建金字塔的工匠、奴隶提供生活居住设施的聚居地也形成了古埃及的另一种特殊的城市。其中,著名的卡洪城(Kahun,又名伊拉洪 El Lahun,或拉洪)就是西索斯特立斯二世(Sesostris II 约公元前 1800 年)为建造伊拉罕(Illahun)金字塔的劳工而修建的。卡洪城的形状为 $380\text{m} \times 260\text{m}$ 的长方形,内部分为东西两大部分。据推测,占总面积约三分之二的西部为奴隶的居住区,东部的北侧排列着十几个大庄园,东部南侧大概是供自由民劳工、手工业者、商人等生活居住的地区。城中的建筑物主要用棕榈枝、芦苇加粘土或土坯等非耐久性材料建成(图 1-2)。卡洪城在存在了大约 100 年后突然被遗弃。与卡洪城类似的还有吐特谟斯一世(Tutmosis,约公元前 1400 年)为建造底比斯附近国王谷的劳工而建的代尔梅迪纳(Deir-el-Medina)城,但其规模比卡洪城要小得多,仅为 0.63ha。

(2) 美索布达米亚

与古埃及文明几乎同时期出现的还有位于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历经巴比伦时代(公元前 4000—前 1275 年)、亚述时代(公元前 1275—前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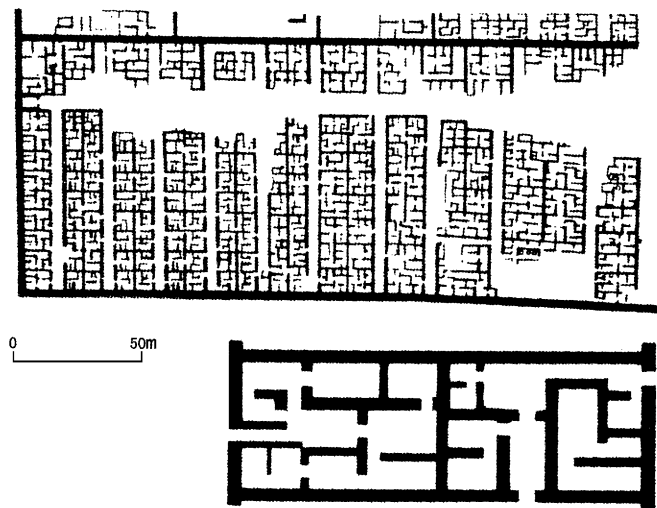


图 1-2 埃及卡洪城(El Lahun)平面图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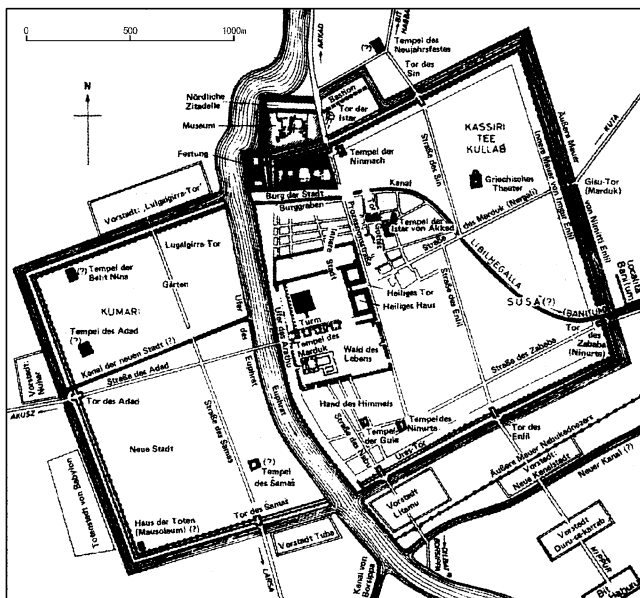
年)及波斯时代(公元前 538—前 333 年),前后持续达 3000 多年。其中充斥着战乱,割据与统一的局面交替出现。与古埃及的城市雏形不同,由于美索布达米亚特定的地理位置,贸易、战争以及行政管辖的职能在其早期城市中就体现得较为突出,表现为厚重高大的城墙(甚至是双重城墙),取代庙宇、作为军事中心的国王宫殿以及发达的世俗建筑。

在现已查证的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城市中,比较著名的有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尼尼微(Ninive)、帕萨加德(Pasagarde)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等。乌尔是苏美尔人在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兴建起来的城市,面积约为 100 公顷,城内居民约 1 万人(一说 3.4 万人)。整个城市被厚重的城墙和城壕所包围,城内建有宫殿、庙宇、居民区及作为宗教设施的塔台(月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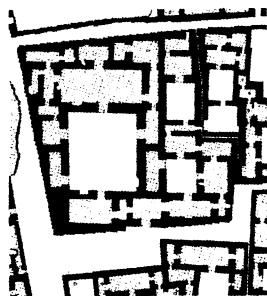
早期的巴比伦始建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被毁后于公元前 650 年重建,分别是巴比伦王国与新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也是当时美索布达米亚地区最繁华的政治、经济、商业与文化的中心(图 1-3)。巴比伦城的平面为 $1.5\text{km} \times 2.5\text{km}$ 的不规则长方形,幼发拉底河从中间穿过。城市周边是双重城墙和城壕,城墙上设 9 座城门。城市中有庙宇、宫殿以及普通住房。其中新巴比伦时期建设的“空中花园”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3) 中国

我国古代的原始聚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当时原始社会解体,并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从形成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可以看出:原始聚落已初步具备居住、生产和防御等基本功能。伴随着定居、社会分工以及私有制的出现,聚落的防御功能、手工业生产以及产品交换的功能逐渐显现,并缓慢地演



(a) 巴比伦市中心平面图



(b) 伊斯塔 (Istar) 神庙附近的房屋及其平面图

图 1-3 巴比伦市中心平面图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3]

变成城市的雏形。根据现阶段的考古成果,位于河南偃师市二里头村的古商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古老的城址。该城址形成于商代早期(公元前13世纪左右),东西宽约2.1km,南北长约1.5km。已发现的同时期或稍晚的城市遗址还有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以及安阳殷墟等。其中,郑州商城约建于距今3500年前。城址近似长方形,边长1.7km左右,如包括城外手工业作坊在内,整个城市的面积达25km²。

至西周时期(公元前1027—前770年),伴随着奴隶制的不断完善和诸侯分封,城市的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西周封71国)。各国的都城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统治中心和军事防御据点。除各分封诸侯的都城外,周王朝的都城丰镐(丰京和镐京,据推测位于西安西南)以及后来的洛邑(今洛阳)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除早期的城市建设实践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还从礼制的角度对周王城的规划建设进行了总结,形成了我国古代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规划建设理论。书中提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①,清晰地描绘出王城的格局(图1-4)。但必须说明的是,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这一时期中完全按照这一规制建成的城

① 夫=百步;一夫=百步见方。

市。反倒是在此之后的封建王朝的都城规划多附会此布局原则,且附会程度不断加强。不仅从汉、唐长安到明清北京无不受该布局原则的影响,而且还影响到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因此,不能排除其中的论述带有理想城市色彩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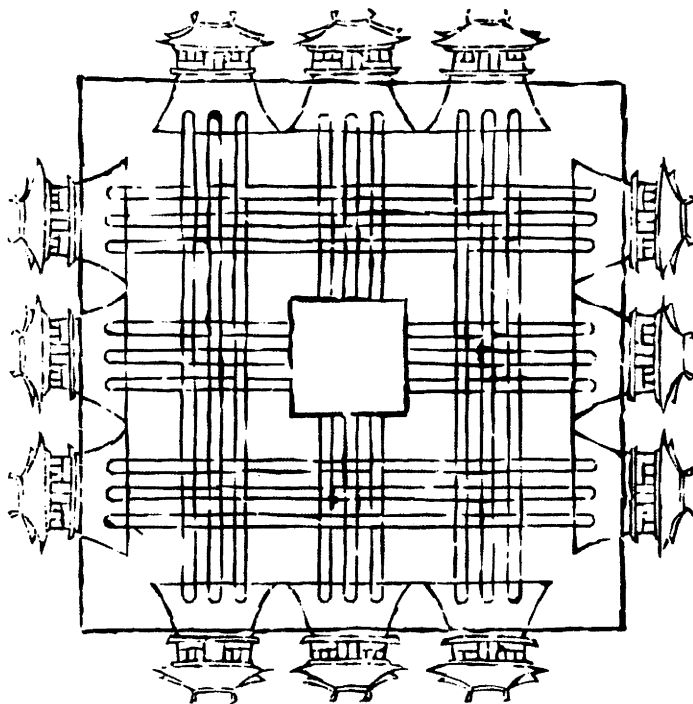


图 1-4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6]

1.2.2 古希腊的城市

古希腊文化源远流长,在宗教、思想、艺术、建筑、城市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当代欧洲文明的始祖。古希腊文化始于大约公元前 2000 年,后经诸多的战乱与民族占据的更迭,在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3 世纪达到顶峰。由于其濒临地中海的多山地理条件,较以农业为主的古埃及文明而言,在古希腊文明中,牧业、手工业以及伴随掠夺行为的海上贸易占据其经济的主要地位;相对于古埃及的统一帝国,大量由自然地形环抱的地区各自形成了以防御、宗教活动地为核心的城邦国家。

每个城市控制着一片或大或小的地区(通常这个地区的范围是由山脉确定的)和一个港口,形成一个完整的城邦国家。最初的城市修建在一些小丘上,以利于防御外敌的进攻,后城市延伸至小丘脚下的平原,形成建有神庙并具有防御功能的上部城市(卫城)和商业、行政机构所在的下城;在城市形态上,整个城市围绕市政厅、